**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六集：《莊子內篇》〈養生主〉的「庖丁解牛」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庖丁解牛」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15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是「庖丁解牛」，出於《莊子》內篇的〈養生主〉。講「庖丁解牛」其實是我自己在中學時期中文科的閱讀課文，我最深刻的是〈養生主〉第一段，講「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即是說，以有限的生命來追無限的智識，一定會很疲累的，當然，這一句的用語可以作出很多的轉換，從經濟學來說，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限的欲望，一定是不可能；從個人的時間管理來看，以有限的日廿四小時來完成無限的工作量，一定要開OT，即係一定會很勞累。感覺上這段話的確包含了許多人生道理。所以，我一直對於「庖丁解牛」的故事有深刻印象。不過，從〈養生主〉的文本結構來看，首段的「吾生有涯」其實是全章要旨的解說，主要指點出要保全生命乃是要養生命之主，而「庖丁解牛」只是其中一個解釋故事，當年的中文課程把「吾生有涯」和「庖丁解牛」連結在一起就作為選輯出來的精讀課文，某程度上是需要正視〈養生主〉全文的結構來討論「庖丁解牛」，尤其是「庖丁解牛」那種流行的由技至藝的講法，其實是需要由〈養生主〉的文本脈絡來修正的。當然，一般讀者看《莊子》，其實好容易迷失於〈齊物論〉，由於〈齊物論〉的篇幅是內七篇中最詳盡的，〈養生主〉作為內七篇的第三篇，可能也不是有很多讀者會持續地閱讀，所以，我這輯節目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以寓言（「道言」）故事來講講《莊子》重要篇章內容及主旨，希望也能夠給予大家閱讀《莊子》的一些提醒。好了，似乎說了一堆題外話，現在我們正式講「庖丁解牛」的故事，我先口語把故事說出來：

　　庖丁，即是廚師為文惠王宰牛，廚師手所觸及的，肩膊所倚靠的，腳所踏着的，膝所抵壓的，屠宰時所發出的聲音，就好像合於音樂的節奏，既合乎於《桑林》的舞步，又等同於《經首》樂章的韻律。

　　文惠王見到就極為欣賞地問：「技術怎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庖丁放下屠刀就答：「我所愛好的是道，已經超過了技術的層次。（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我開始宰牛時，所見的不過是普通一隻牛；三年之後，就未嘗見為普通的一隻牛。到現在，我已經不是用眼睛來看牛而是用心神來領會，來宰牛。順着牛身上自然的紋理，劈開筋肉的間隙，導向骨節間的空隙，順着牛的自然結構去用刀。好的廚師一年換一把刀，因為他們是用刀來割筋肉；普通的廚師就一個月換一把刀，因為他們是用刀來砍骨頭。而我這把刀已經用了十九年，所宰牛已經超過幾千頭，刀口還是新磨一般的鋒利。因為牛的骨節是有間隙的，而刀刃就無，以無進至有，當然遊刃有餘啦！不過，我還是遇到一些筋體扭結的地方，那時我就會小心謹慎，專心一致，手腳放緩，刀子微微地轉動，牛隻就可以解體了，有時牛還未有知覺就已經死了。這時候我就會站起來，四周張望，心滿意足地把刀子揩抹乾淨收藏好它。」

　　文惠王說：「我聽了這番話，就懂得養生之道了。」

　　故事說完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好多人都會把它用來講由技術而進至藝術的解釋，即是等同於我們現在對待日本的壽司師傅，或一些磨刀師傅，紙藝大師等一樣，傳統上的日本壽司學徒是住宿的，入門三年還是做打雜工作，再煮飯，鑑別魚類的品種好壞，捲紫菜捲等逐步學習，差不多要十多年以上的學習後，才能夠在站在壽司枱前為客人服務，過程需要專注地學藝，所以後來有些壽司師傅更有被譽為國寶級的大師，用莊子的「庖丁解牛」說就是由技術層面慢慢進至藝術境界，達至「道」的呈現。當然，不單止壽司師傅的情況，在世界各地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法國藍帶的廚藝學院，或台灣的創作人，他們也被譽為大師級，這種情況正如「庖丁解牛」一樣，即是專注地用一件事，用時間來慢慢鍛鍊自己的技術，怎樣也能夠有多少成就的，這種講法，我是非常同意的，甚至乎身體力行，每天都會寫一點東西，定下每年的寫作或出版量，即是每天寫一百字，一個月已能累積三千字，一年就可以有三萬多字，當然，每天一百是一個約數，據我自己在去年的情況就只限於論文寫作已經可以完成了三篇學術論文，超過十萬字，所謂「滴水成河」嘛。不過，這樣解釋「庖丁解牛」雖然可以很通俗地應用，但是，從「庖丁解牛」的基本意思來看，卻未必能夠全部掌握得住莊子的意思，尤其是文惠王最後的一句話，他說聽了庖丁的一番話，就懂得養生之道。換言之，「庖丁解牛」故事中的表面說法是由「技藝進至於道」，用現代的講法就是由技術層面達至藝術層面，但從文惠王最後的一句話，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庖丁解牛」的要旨其實是還有「養生之道」這一層意義。如果從這一層來理解「庖丁解牛」又可以得出甚麼意義呢？我認為即使只是通俗或一般地來理解「庖丁解牛」，這一層的理解還是有需要的，所以，我會還原基本，從字義與篇章的結構來討論「庖丁解牛」的意思。

　　先從字義來講。「庖丁解牛」故事中所用的文字並沒有太艱辛解解的地方，反而有一句說話是比較特別的，就是「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說話依字義來講就是說庖丁所愛好的是「道」，由這個「道」的呈現於技藝之中。從這句話的字面解釋來看已經與我們一般地從「技至藝」來講「庖丁解牛」有所分別，究竟「進乎技」是甚麼意思呢？陳鼓應先生或王邦雄先生等都把「進」解釋為「超越」或「越過」的意思，如果要這樣解釋就倒不如會把「道」與「技」兩個字詞對調就更合乎意思，即庖丁所好的是「技」，更能超越至「道」的境界。不過，我個人認為這個「進」字，或「進乎技」其實具有一種進程或呈現的意義，即是說，正正在於庖丁所愛好的是「道」，而這個對於「道」的體驗、體知或感受能夠呈現於「技」之中。當然，我這個講法未必是沒有論證的，其中的論證在台灣學者楊儒賓先生最新出版的著作《儒門內的莊子》已有所講及，大家可以翻查一下來看，不過，我在這裏的說法其實是以「進乎技」的字義來解釋「庖丁解牛」，即是不從「技至藝」的解釋，反而是從「道至技」的說解。當然，究竟所謂的「道」是甚麼呢？從文惠王的最後一句話來看，就可以知道那是「養生之道」。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講莊子「庖丁解牛」中所談的「養生」是甚麼意思，在這方面也更涉及〈養生主〉的篇章結構與主旨。

　　再從〈養生主〉的文本脈絡來講。〈養生主〉全文主要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篇的要旨；第二部分就是「庖丁解牛」；第三部分就是兩個故事，即「公文軒見右師」與「老子之死」的故事。從第一部分的主旨以「緣督以為經」一句作要義，指出能夠順任自然之理，就能夠「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從「養生」的詞組來看，「緣督以為經」即是「養」的意義；「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即是「生」的意義。依此，〈養生主〉所講的「養生」並不是純粹從具體的肉身生命，更包括天性的呈現、倫理上的盡義。再由這方面來看「庖丁解牛」，就可以發現庖丁所講的「道」即是以順任自然之理，並可能達至保存肉身生命，天性的呈現、倫理上的盡義的「道」，所以，從文惠王的說法來看，「庖丁解牛」所展現由「道」的呈現至於「技」的層面，其實包括了對於現實政治問題或生活倫理的考慮，換言之，所謂「養生」似乎是對個體生命的著重，然而，實義則是以個體與群體之間也在考慮之列，依此，也有人講「庖丁解牛」其實是說及政治管理的事上，而文惠王所說的「得養生焉」乃是他明白要理解「緣督以為經」，就可以達至政治或人倫事上的「遊刃有餘」。

　　在這裏，我還要大家重申一下。我所講解的「庖丁解牛」似乎與傳統上所說「由技至藝」的講法有出入，不過，其中並不是全無理據，至少從文本的字義解釋上，即庖丁講「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和文惠王講「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的字義解釋與〈養生主〉的主旨解釋來看，「庖丁解牛」是以對「道」的體驗來呈現於「技」之上。再從莊子運用「寓言」的意旨實是寄寓他人他物來表達思想，「庖丁解牛」正是寄寓庖丁解牛的說法來講順任自然之理的道理。

　　回到「庖丁解牛」的可能實踐意旨或現代意義。當我講解「庖丁解牛」的意旨其實是講解以順任自然之理，並可能達至保存肉身生命，天性的呈現、倫理上的盡義的「道」時，究竟對於我們現代人有沒有特別的可取之處呢？我想從兩方面來講。第一，莊子的思想常被說成「離地」的，尤其是「逍遙」或「夢蝶」的形象，但是，從「養生」的講法來看，生命並不是肉身或精神任何一邊，而是一個整體的，甚至是與社會倫常有所關連，所以，我們講「養生」並不能夠以為僅僅在於對身體的調理或鍛鍊，也不能僅僅在精神意志上的修練，其實是一種平衡，如何把自己的生活或生命從見「道」的狀態上呈現出平衡，正正在於對於能夠「順任自然之理」。問題是：甚麼是「自然之理」或「自然」呢？在這裏要注意的是道家思想的「自然」其實是一種「人文自然」或「深層自然觀」，並不是簡單的環保或原始自然生態思想，既然是「人文自然」，則「自然之理」其實是從文化世界與自然世界的混合來觀察與思考，從而順任其中事情發展的理路或脈絡。說到這裏，我可以總結「庖丁解牛」其實是告訴我們面對人世間的各種複雜紐結的現象其實總有虛位，當自己能夠專心一意地以「無厚入有間」，當然就能夠「應刃而解」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做到「緣督以為經」。第二，從技至藝的解釋雖然未必是「庖丁解牛」的最重要訊息，但是，從現代的詮釋來看，我們也可以把「技至藝」的思想融入生活之中，即是說對於某種技能的熟練與改進來看，一樣可以作出某種領悟或發揮至獨特的地方。近年我常常覺得許多人是想一步登天或自己的見解就是獨當一面，例如，年青人一畢業就以為可以買樓置業，或者以為自己對某些事物有喜愛就可以成為專家，其實，有些事是需要潛心來慢慢熟練，並且，在審時度世之下才能夠成功的，所謂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或者時勢造英雄的說法。

**第二部分：「庖丁解牛」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5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庖丁解牛」。我會試從兩方面來討論「庖丁解牛」，第一，以縱觀的方式來考察「養生」的義理；第二，從橫向比較的方式，即是以海德格的一些思考來看「技藝」與「道」的問題。

　　首先，從「養生」的義理來看，後期經過道教的發現之下，明顯地是從肉身的延年來討論，然而，在東晉時期有所謂「竹林七賢」，即因於政治上的動亂而愛好玄談的一班知識分子，他們普遍地偏好道家思想，理由正在於某種價值觀的轉變。「竹林七賢」中的嵇康更有〈養生論〉及〈答難養生論〉的著作，對莊子的「養生」思想有從義埋上及道教的「養生」思想作出綜合的發揮。在嵇康，所謂「養生」是從兩方面而談，一是養形，一是養神。對於養形，即是主要從事對肉身的修養方法，嵇康提出了四種做法，就是去聲色，絕滋味，服藥餌和食氣，簡單來說就是從飲食方面來避免過度的沉迷，用天然的食材與煉製的丹藥來調整身體，而食氣即是呼吸吐納；至於養神，即是對於精神的修養方法，嵇康提出了「清虛靜泰，少私寡欲」或「恬和」的做法，簡單來說就是超世俗的價值觀的心靈精神境界的修養。要注意的是嵇康提出的養形與養神並不是截然區分的，兩者是從身心平衡和諧發展來取得自我實現或完成的。透過嵇康的說法，我們至少可以發現莊子的「庖丁解牛」或「養生」的思想已偏向於個體的方向及宗教的方向，這方面可以說是對莊子思想的不同發展之一。

　　最後，我想稍微講講「由技至藝」的討論。「庖丁解牛」常常被詮釋為「由技至藝」甚至達於「道」的文本。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對「手」或作概念上的使用或以「手」作為「思」的展現，所以在他前期思想裏有ready to hand present at hand 的術語，在後期思想中更有表明「手」所具有一種有別於「思」的主體性展現作用。其實，從「手」的象徵具體的參與來看，「由技至藝」在於某種以具體的參與投入為要，而這參與投入正好是作為「體知」的可能憑據，「庖丁解牛」的可能詮釋正可從這方面而看。

──第六集完─